



王鼎钧接受龙应台采访。



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会授奖词称,《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》以在场叙事的姿态,提供了百年中国现代史最独特的个人经验、世纪尘烟在作品中沉淀后的宁明叹息、大道若简的人类智慧及在场散文的高端笔意。



(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)

王鼎钧谈论“在场主义”
“在场”对我有特别的意义。我当年学习写作,从写实主义入手,写实主义强调观察、调查、访问,轻视想象和“溢情”,我的天资秉赋正好用得上。虽然它也给了我一个限度,但是我觉得自己“在场”的题材已经写不完,够我忙的了。前贤留下的一些名言也鼓励了我,像“天才不需要他没有的东西”,像“平生所见的景象,不忍时间的流沙将之埋没”,像“现实比想象更丰富诡奇”之类等等。

王鼎钧:一代中国人的眼睛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王鼎钧虽然不在场,但他的获奖作品《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》却是最强烈的存在:6月18日,“在场主义”散文颁奖典礼将最耀眼的桂冠授予了这位年近90岁的著名散文大家,青年散文家许知远与王鼎钧共享此项荣光。在颁奖现场,远在美国的王鼎均通过视频,与众多敬仰他喜欢他的读者见面。这位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老人,一字一字地念着准备好的获奖感言,那种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大家气质和谦逊宽怀的气度,让在场的人深受感染。“我是作家,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,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,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,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,小人物才有空

间,才有生命,才会受到天下后世的关怀,这样一部作品才有价值。”王鼎钧发表获奖感言如是说。

被誉为“一代中国人的眼睛”的王鼎钧,亲历了中国几十年来重要年代的种种国难家仇,国家大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变迁,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,也催生了一系列底蕴厚重、令人掩卷长思的作品。“我说出来的都是实话。叙事,我有客观上的诚实;议论,我有主观上的诚实。”虽已至耄耋之年,他对文学对人生的赤诚之心愈加真纯,并仍创作不辍,以文字立世,给后人留下更多关于时代与人生的见证。

怒目少年出山东

王鼎钧是一位跨时代、跨地域的散文大家。但是,几十年来,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华语散文家,中国内地认识他的人并不多。王鼎钧散文存在“外热内冷”的现象:在国外很热,在国内却很冷;行内专家评价很高,行外读者却常常不知道“鼎公”为何许人。其实,王鼎钧在台湾和海外的声望不亚于余光中、董桥,而作为中国文化的脊梁,王鼎钧的意义绝不止于散文写作这么简单。

王鼎钧曾用名方以直,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人,1925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。抗战末期弃学从军,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,也当过教师。他14岁开始写诗,16岁写成《品红豆诗人的诗》,51岁时移居美国,一直在纽约居住。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,长期

出入于散文、小说和戏剧之间,著作近40种,以散文产量最大,成就最大。他淡薄名利,穷毕生之力于“写出全人类的问题”,风格多样,题材丰富。由于对日抗战,王鼎钧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,八年抗战,他有四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,打过游击;抗战军兴,1942年夏去大后方投入李仙洲将军创办之国立第二十二中学,辗转安徽、河南、陕西各地。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,随国民党军队宪兵团经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秦皇岛、天津、青岛。

1949年王鼎钧到台湾。这一去,就此别过自己深爱着的故乡。1979年王鼎钧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,之后定居纽约至今。故国家园只能留待追忆中。

去国离乡成就散文大师

少年时代的王鼎钧就对沈从文极为仰慕钦佩,并以沈从文为榜样。正如评论家单正平所说:“1920年代作家中,与王鼎钧精神最相契的就是沈从文。原因很简单,他们都对故乡满怀深情。王鼎钧说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是‘当年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帅旗之外的一个异类’。单正平认为,王鼎钧散文,是独立于当今流行文风、媚俗潮流之外的一个异类。故乡是王鼎钧‘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’。这个艺术品是与王鼎钧所生活的现实世界(无论台湾还是美国,甚至也包括大陆)相对应的一个想象世界,两个世界不可接触,要保持永远的距离。唯其如此,故乡才具有永恒不灭的魅力和价值。

王鼎钧与海南的缘分

5年前的2009年4月,当大陆上大多数读者对王鼎钧的名字还感到陌生的时候,海南海口举行了“首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”。来自美国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和内地的专家、学者和作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王鼎钧文学创作的研究体会,韩少功则自称是王鼎钧的“粉丝”:“上世纪90年代,我所接触的文人圈子中,王鼎钧的散文是个令众多文人津津乐道的东西。如果今天王鼎钧先生到场,我一定会将家中收藏的王鼎钧的书拿给他签名,还要和他合影。如若让我挑十本书,其中一本一定有王鼎钧散文。”韩少功以如遇知音的口吻这样赞赏王鼎钧。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单正平为鼎公写的评论被鼎公激赏,成为鼎公新著《葡萄熟了》的序言。

王鼎钧依然不会到场,但是,这并不妨碍我们与他

的灵魂交汇,感受他给我们带来的智慧与美好。以中国之大,却能在一个热带海岛上首开王鼎钧的国际研讨会,让读者开始认识王鼎钧;几年之后,又在岛上给这位重量级的散文大家颁发“在场主义”散文奖。这也是王鼎钧与海南结下的不解之缘。

“我老早说过,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因缘,有它自己的命运,作者应该放下牵挂。但是,我的书能够得奖,能够得在场主义散文奖,我还是非常高兴,引以为荣。我也老早说过,所有的文学奖都是肯定文学这个行业,都是对所有的作家表示器重,得奖人有幸做了代表。文学好比花朵,需要施肥浇水除虫锄草,时至今日,我感谢还有人这样大力呵护弱势的文学。”王鼎钧隔着视频,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与我们诉说,意味深长……

年近九旬的王鼎钧目光如炬。



《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》封面。



《葡萄熟了》封面。



《白纸的传奇》封面。

王鼎钧主要作品

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,著作近四十种。从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到1979年《开放的人生》,再到1980年代初期《作文七巧》,他的“人生四书”、“作文四书”等作品在台湾销行极广,至今不衰。

自1970年代末期起,王鼎钧开始了《碎琉璃》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;1988年《左心房旋涡》出版之后,更被誉为“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”。从1992年至2009年,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“回忆录四部曲”。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、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,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、生死流转,为王鼎钧作为一代散文大家再增份量。